

二千六

陳燕相 陳平

二千七

絳侯 周勃

二千八

梁孝王

二千九

五宗

三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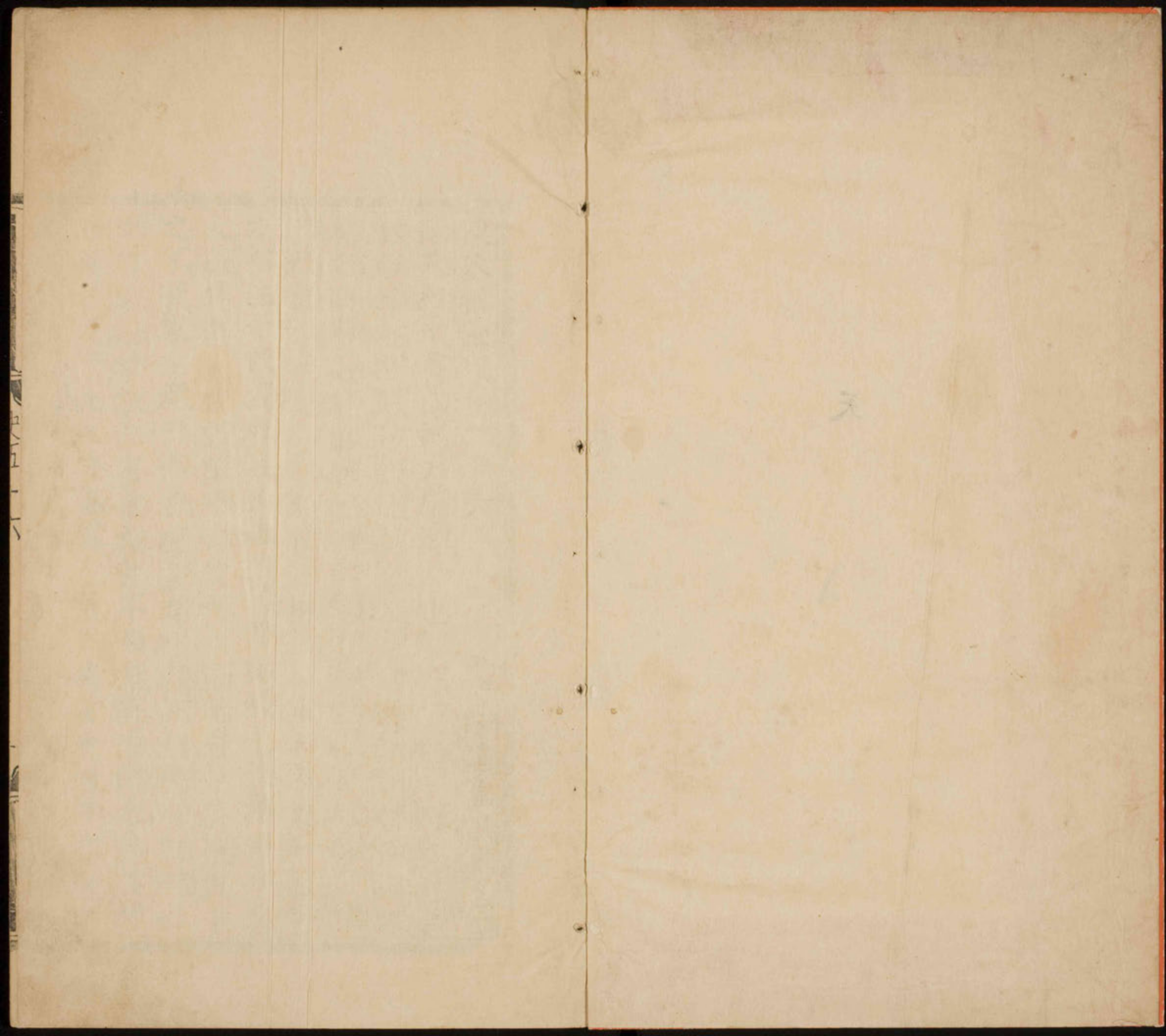
三王

# 史記

卷五十六之六十一

世家廿六之三十一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卷之六十四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東昏縣

○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若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

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

晉灼曰覈音統京師謂麴屑為統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父之戶牖富人有張負

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



富人或悲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  
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  
之邑中有喪平貧待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  
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  
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真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  
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軌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  
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  
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  
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  
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  
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平既娶張氏女齋  
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

陳平世家

東晉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勝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分肉食甚均父老  
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  
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  
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  
兄往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  
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  
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項羽之東  
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毅王反楚項羽乃以平  
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毅王而還項  
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  
毅王項王怒將誅定毅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



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  
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  
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  
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張敞與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  
徐康云即無知曰治人亦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  
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  
與語而說之問日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  
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索隱曰謹諱也音權又音喧謹皆怨  
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

陳平世家

手

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  
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  
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  
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  
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  
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  
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  
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  
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  
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



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  
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  
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  
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  
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  
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  
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  
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  
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  
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

陳平世家

人以爵邑士之頑鈍

如淳曰猶無廉隅

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

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  
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  
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  
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  
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  
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  
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  
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  
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  
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



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漢書音義曰草粗也

○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煖以草具如淳云藁草鹿惡之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

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

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

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

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

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

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

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

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

陳平世家

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

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

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

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

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

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

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

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小顏云但也會

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

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

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

陳平世家

莫得聞

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能聞此以工妙踴善故藏隱不傳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美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看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譚論畧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

高帝南過曲逆

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上其

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



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類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類讒怒乃馳傳先去

陳平世家

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相之傳是後呂類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庶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至文孫坐爵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



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

陳平世家

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勸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



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  
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  
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  
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  
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  
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  
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  
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  
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  
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  
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  
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也 陛下不知其駕下使待罪  
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

陳平世家

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  
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  
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  
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  
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益為獻侯子共侯  
買代侯二年卒子間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  
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  
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  
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  
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  
衛青之子婿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

曲逆窮巷

門多長者

宰肉先均

佐喪後罷

魏楚更用

腹心難假

棄印封金

刺船露保

間行歸漢

委質麾下

滎陽計全

平城圍解

推陵讓勃

哀多益寡

應變合權

陳平世家

克定完社

克定完社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潁陽○索隱曰常昭云屬河南

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潁陽郡而卷隸焉音立玄反字

林音立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

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

幸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葦薄也郭璞

註方言云植懸曲柱也音直吏反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如淳曰以樂喪材官引彊

漢書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敵攻豐

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

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

擊章邯車騎殿



服麥曰畧得殺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定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索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曼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曼○正義曰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兗州金鄉縣界以往至粟正義曰括地志云屬沛郡也取之

攻蓄桑先登索隱曰徐氏云擊秦軍阿下破之謂東阿

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陽定陶襲取宛胸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得單父正義曰善甫二音宋州縣令夜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張縣光武改曰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選曰勃上平

至者多如淳曰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周禮戰功曰多

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一歲又更

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徐廣曰一云句音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音令所見本各別

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正義曰緡音句洛州縣絕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尸即尸今偃師

也謂尸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燒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封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號未必縣名

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



最北攻漆

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正義曰今幽州新平縣古漆縣

擊章平姚

印軍

索隱曰印音五郎反平下將

西定泐

正義曰口有反今隴州泐源縣本漢之泐源縣也

還下郡

正義曰音眉若地志云郡屬右扶風類陽屬左馮翊○正義曰若地志云類陽故城在宜州士門縣南今縣併入同官縣屬雍州宜州廢

耶廢丘

索隱曰地理志魏里周曰犬丘蘇王都之秦更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亡亦據舊書之破西丞

破西丞

徐廣曰天水有西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亡亦據舊書之破西丞

擊益巴軍

破之如淳曰西南本漢西縣也破西縣丞

攻上邽

正義曰音圭秦州縣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

守敖倉

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

二十二縣

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

潁陰

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州鍾離

周勃世家

周勃世家

北縣東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

索隱曰荼

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破荼軍於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

義縣東南燕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秦之馳道故賈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

絕食絳州曲沃縣南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八千一

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

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信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霍○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

寡反顏師古音山寡反按霍當作獲屬太原郡括地志云獲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按樊噲傳作霍人音同

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

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

十五里在并州東南破之還降太原正義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縣也六城擊



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砮石

曰砮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破之追北八十

里還攻樓煩正義曰地理志云在并州樓煩縣西北破之追北八十

騎平城下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雁門郡樓煩縣也所將卒當

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

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音胡因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

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索隱曰因守之因

轉攻得雲中守邀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

郡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箕勳一作專一作轉

豨靈丘破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

周勃世家

也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

縣燕王盧縮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縮大將

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縮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

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

義曰括地志云幽州破縮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

蘭平縣本漢渾都縣州懷戎縣東北有馬

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二縣右北

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

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摠舉其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

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



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推不撓曲直至如推○索隱曰大頴云俗謂愚為鈍推音直追反今按推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推之其少文皆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以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

相勃世家

呼言置立之辭對獄之辭

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常曰以公主為證公

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必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



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幸昭曰尚奉故獄

更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

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駟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

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帝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志者真

也遭者逢也謂太后真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字乃音為蠻貊之陌入聲方書云懷巾南楚間云陌額也曰

絳侯縮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將兵於

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

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

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

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

周勃世家

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入國除絕

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

徐廣曰表皆作條字駟案服虔曰條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

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

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真河內温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真為鳴雌亭侯是知

婦人亦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

有封邑 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

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

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

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

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



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

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

北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

北秦王門名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

州咸陽縣西南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

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

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

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周勃世家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卻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

若今擅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擅是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索隱曰

前橫木若上有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

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

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檄建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

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

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



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符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即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

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亦有作餒音亦通絕

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

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

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

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

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取如淳曰陣

種常解王信之子之

楚

月勃世家

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

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索

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

日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

潤州丹徒縣東南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

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誌云秦使赭衣鑿

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

南連亘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闕百餘步又

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悉成田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

斬吳王頭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



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  
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  
始商皮章武侯項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先帝不侯及  
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  
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一相法正義曰人主作人生自竇長君在時  
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  
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  
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  
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  
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

周勃世家

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  
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成侯亞夫因謝病景  
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  
置大馘索隱曰大馘也馘音側反無切肉又不置  
櫂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櫂索隱曰尚席主席者  
事云尚席掌武帳帷慢也櫂音著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  
鄭玄云今人謂箸為挾是也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孟康曰  
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獨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  
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  
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足常別  
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古人之情亦未必  
能得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虛器  
各託異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



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甲插五百

被徐廣曰音被馴案如淳曰工官官甲插可以葬者取庸苦

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

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

索隱曰汙故反汙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

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

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

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

夫直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召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

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

周勃世家

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

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

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

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

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

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

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

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

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

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

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



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攘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謀足而虛己不學古人所以不倖權變而動有違忤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徐盧等不遜謂顧尚帝取著不對制獄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

絳侯佐漢

質厚敦篤

始擊碣東

亦圍尸北

所攻必取

所討咸克

陳豨伏誅

臧荼破國

事居送往

推功伏德

列侯就第

太尉下獄

繼相條侯

紹封平曲

惜哉賢將

父子代辱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周勃世家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

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衆妾甲賤史

不書姓故云諸姬也

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

徐廣曰都中

在汾州平通縣西

以參為太原王

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

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

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也

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

徙代王為淮陽王

徐廣曰都陳○正以代盡與太原王

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



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具州清縣西北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

梁孝王世家

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潁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軍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

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畧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駟案司馬彪曰

四十餘城

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

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方三

梁



百餘里

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

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巖栖龍岫

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

畢備俗言梁廣睢陽城七十里也索隱曰蘇林云黃其徑

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并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

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宮蓋採其遺音也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徐廣曰睢陽有

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晉灼曰或說

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

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

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鳧洲鴈渚連

亘七十餘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

索隱曰漢官

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

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

入言警

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

出入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則亦有蹕也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

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索隱曰周禮有

云奇衰譎怪非常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

奇音紀宜反邪音斜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

受教曰乘者載之與者車之  
天子當乘與以行天下不敢  
指斥天子故曰乘與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上意梁胡注意深者以意測度知其為梁所為之

長公主即館陶公主案

他

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竇太后義格如  
關者滿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  
曰故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  
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故閣也通俗文云高置  
立故棚云故閣字  
林音紀又音詭 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  
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  
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  
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  
梁王索隱曰謂意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  
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  
責二千石急梁相軒立豹正義曰姓及內史韓安國進  
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  
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

梁孝王世家

義曰以布衣車之

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闕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使乘  
布車張晏曰布車降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  
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  
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  
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  
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又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  
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  
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 有獻牛足出背  
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  
牛者丑之畜衛在六月北 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  
卒謚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 孝王惡孝每聞太后病

卒謚曰孝王

有梁孝王之冢

孝王惡孝每聞太后病

明格六閣



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待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  
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長子買  
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  
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  
加壹冷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  
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  
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  
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

梁孝王世家

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

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鬯樽鄭

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書雲雷之象以金飾之直千金孝王

誠後世善保鬯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鬯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鬯樽與人他物

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鬯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

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

慎惜置措以為笮○索隱曰措音迂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迫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笮也謂為門旁所笮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

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侯宮



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而王與任太后以此使人風  
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 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  
犴音岸按類犴反人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  
姓名也反字或作友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  
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  
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搏狀時  
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  
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  
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彙任王  
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梁孝王世家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景中

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

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干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事所殺發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

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

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

切之



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  
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  
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  
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  
道之也竊以為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  
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  
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  
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表益皆言  
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

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世家

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  
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  
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  
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  
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  
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  
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  
與晉世家不  
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亦成王之弟  
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  
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  
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毅時已  
有應國非成王所造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  
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



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

梁孝王世家

私說本旨和說說

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其弟而授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



宋武公  
釋公孫云

出生名重我曰出謂出意之  
生謂生怨望之

治下治厲不殛

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其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

梁孝王世家

是孝王官屬其子史失其名姓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霸地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說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扞吳楚

計醜孫羊

竇嬰正議

袁盎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索隱曰閼音渴漢書無于字程姬子曰餘非端

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

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二

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

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

明者注被服者言儒術衣被其義反



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  
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  
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子共王不害  
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

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  
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

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

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

知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

五宗世家

較下較

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又聘禮云出祖擇  
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  
或或用狗以其羝血鬯左輪。正義曰荊州圖副云漢  
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墻垣為宮被徵出城  
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郵都  
所訛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為榮不以道終  
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  
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郵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  
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  
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  
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  
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  
初好音與馬晚節齋正義曰晚節猶言末年時畜貪悛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  
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  
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  
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  
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  
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  
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  
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

五宗世家

正義曰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  
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  
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微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  
與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  
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去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  
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  
正義曰委危反不能拘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  
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  
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



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為無警省

蘇林曰為無所警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警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

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

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

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

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

璞云究謂窮盡疆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

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

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五宗世家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

持說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辨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

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

石至彭祖衣阜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重相自為二千

石掃除其舍以迎之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

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

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

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推謂禁他家獨王家

得為之○索隱曰推音角獨言推謂沽推也會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推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

張華曰三分之二為大半一為少半



曹曰行像巡案之

曹曰行像傾側之云險險語

月一不因

矣常昭則訓推為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

常納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

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

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

常夜從走卒行微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甲反微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

女及同產姊妹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

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曰樂好內有子枝屬百二

五宗世家

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

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

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

元三年齊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

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

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群

賦以爲脫袿裳兒簪笄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

見婢變下得侍祠婢音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

五宗世家

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廵注爾雅鏃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事寄於上最親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間則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

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



曰他亦作薨惟一本作建不  
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  
用膠東王子康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梳  
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梳  
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居反字從木梳以母無寵故亦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士報反鄒氏作媚  
郭璞註三蒼云媚文夫妬也又

五宗世家

云妬女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梳為人數  
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

梳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梳梳  
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梳自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

騫索隱曰案是詐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梳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



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  
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  
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  
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  
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主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  
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  
今為六王

五宗世家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得自除內  
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  
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  
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  
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闕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褫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鏃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為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之子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姓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勸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

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

唯陛

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沛

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



其名耳丞非者或尚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也青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大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志勸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郵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曰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

三王世家

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天生蒸民立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勛一作勸○索隱曰謂皇太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



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  
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  
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  
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  
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  
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  
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  
封沛之鄴音贊後其子續封南  
陽之鄴音嵯褒厲群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封平津侯  
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  
曰弘所封平津鄉  
在滄州鹽山南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  
封君得推私恩分子第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  
曰武

三王世家

帝廣推恩之詔分王諸侯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在  
于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踰越列位失序不可以  
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索隱曰齊王  
也王夫人子臣旦索隱曰燕  
王漢書云  
李湘  
之子臣胥索隱曰  
廣陵王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  
魯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  
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牡駢牲也駢  
剛赤脊  
同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  
不絕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  
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  
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  
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哀



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群公不  
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  
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  
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  
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  
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  
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  
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殺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殺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  
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  
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繼而立為  
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

三王世家

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  
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  
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  
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  
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  
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索隱  
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  
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



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  
 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大常臣充太  
 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  
 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  
 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  
 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  
 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  
 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侯壽成後為  
 常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  
 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  
 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

三王世家

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他皆  
 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賀行御  
 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  
 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  
 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  
 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符四月戊寅朔  
 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  
 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閔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  
 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與之首以白茅歸以立



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  
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  
之茅土齊在東方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方故云青社  
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  
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  
附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懋不臧乃凶于而  
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  
八年無後絕

###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曰  
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  
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建爾國家

三王世家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弼氏虐老獸心索隱曰  
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  
索隱曰前一作吐常昭云吐民也三蒼云邊人云吐也  
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降旗奔  
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旗  
二軍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董弼  
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北州以綏臣瓚曰蘇林云秦廢也本亦作  
德徐廣曰肥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秦廢也本亦作  
肥肥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秦○正義曰肥  
味反母乃廢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非教士不得從  
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士非素  
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徐黃曰立三十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胥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

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滂彭蠡

至荆州以南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黃曰一作壇駟三代要服

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

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

弋獵鄒氏宵音謬謬亦小人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

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黃曰立六十

三王世家

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

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

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

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顧野王云侗  
木瓜葛之人  
必好逸遊之  
事



天子冲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閔國負海

旦社惟玄

宵人不通

葷粥遠邊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

三王世家

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北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畱



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暴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侷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按上策云則肥當音扶作兼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味反亦音匪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襟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



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通宵人維法是則無長  
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  
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  
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  
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  
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  
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  
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  
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一  
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  
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  
郡又云在龐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  
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  
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

三王世家

為高密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  
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

其後胥果作威

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

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

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

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

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索隱曰已下  
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

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墮北迫匈

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

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

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颺北州



正義曰牙謂昭帝言非武  
帝子也

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儼德  
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  
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  
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  
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  
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  
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  
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  
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鈞弋夫人  
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  
歲耳齊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  
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齊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  
會立幼主之利遂得鈞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  
子道不順然犬各吠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

三王世家

燕前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

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

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  
官名必以宗

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  
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

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

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

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

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

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

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雅也雅正也其書  
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

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  
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

卷之六



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  
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  
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  
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  
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  
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  
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  
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  
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  
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

三王世家

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

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

徐廣曰滫者泔米汁也音先緝反○索隱

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政反漸漬也滫如禮滫澠之滫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

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

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

正義曰漢表在鉅鹿

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

三十一以奉燕王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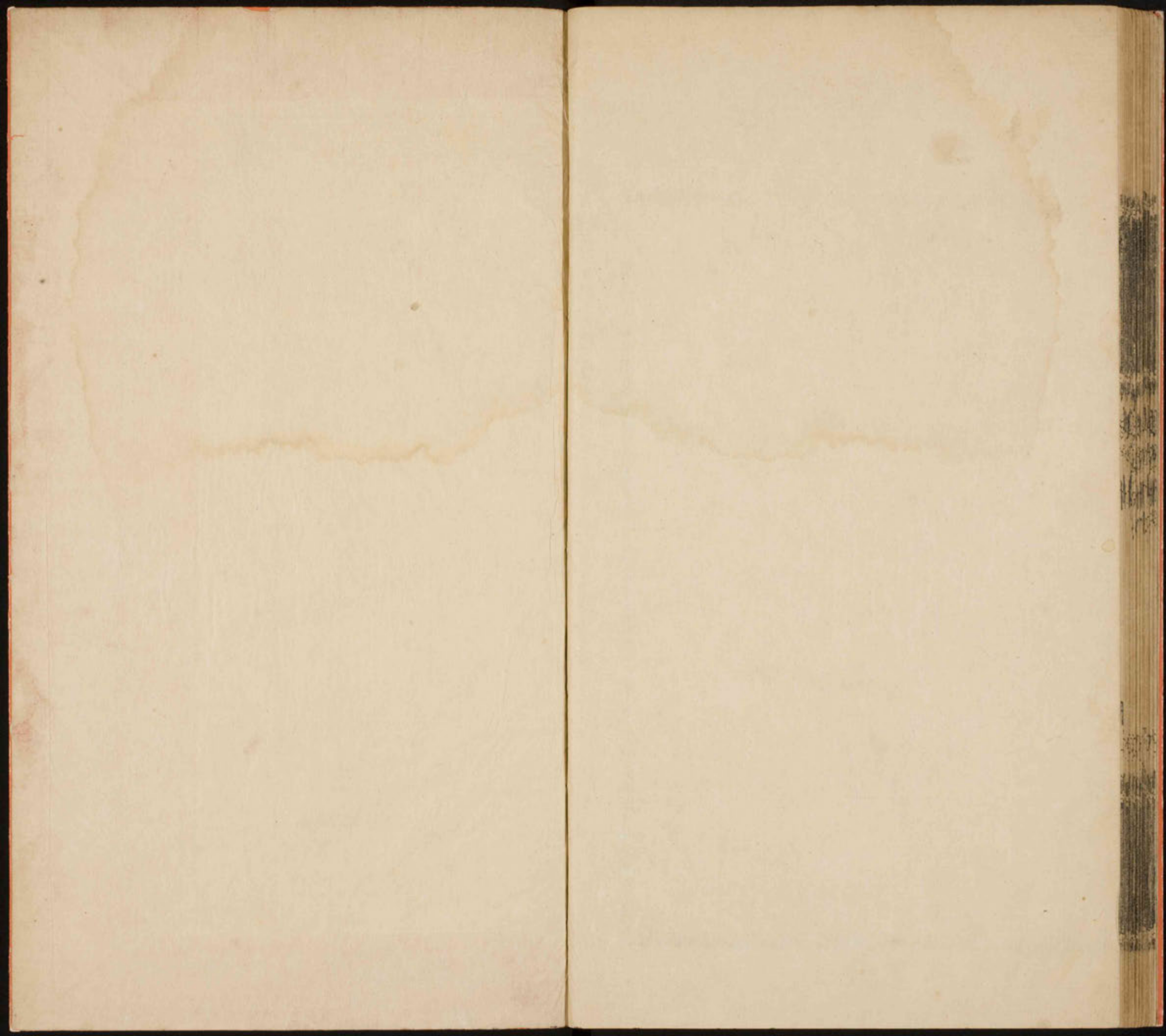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110x
557
34